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特工组织（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景选平



特工组织(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特工组织, 下 /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7
ISBN 7—5034—1254—2

I. 文... II. 全... III. ①文史资料—中国②情报机构—史料—中国—民国 IV. K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544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装: 河北省邮电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 / 16

印 张: 59 (全书总印张: 1491.25 印张)

字 数: 1363 千字 (全书总字数: 34453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00 元 (全书 26 卷)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特工组织（下）

主 编	步柏俦					
执行主编	叶炳南	顾志兴				
副 主 编	王其煌	黄炳辉	朱向农			
编 辑	翁笑冰	周 雷	徐步光	谢惠芬	王晓舜	
	姚 辉	章微寒	郑云山	汪琴煊	袁元龙	
	王慕民	宓 挺	石雁飞			

目 录

· 军 统 ·

忆军统特种政训班	赵 芳 (1)
军统重庆训练班	贺光国 (3)
国民政府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	贺光国 (11)
军统谍报参谋的内幕	姚奠基 (25)
军统利用天主教从事特务活动的真相	李俊才 (30)
抗战期间军统和英国的一次情报合作	李汉元 (49)
抗战期间的中美特务合作	鲍志鸿 (52)
中美合作第一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	罗孝先 (64)
中美合作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	袁中行 (69)
中美合作所陕坝训练班和重庆刑警训练班	刘人奎 (72)
军统刺杀王亚樵经过	麦朝枢 (78)
方振武和王季文被杀害真相	刘熙众 (82)
军统局所属的监狱	郑锡麟 (85)
军统息烽集中营内幕	周养浩 (112)
军统狱中见闻	白 仑 (120)
在军统特务组织中的一段经历	陈盛智 (189)
军统暗杀史量才等民主人士的绝密档案	鲍志鸿 (198)
“藏本事件”真相	钟 铭 (201)
胡蝶与杨惠敏纠葛的内幕	陈兰森 王仁德 (204)
1945 年春天的寒流	陈文荣 (213)
军统特务破坏中共成都市委组织经过	李文孚 (234)
抗战时期的成都经济检查大队	熊伟云 姜梦弼 (237)
军统特务草菅人命一例	陈 达 (250)
抗战期间军统局南京区及其电台的活动	潘光祥 (252)
我在军统上海区的经历与见闻	王安之 (256)
上海统一委员会及其策反委员会的活动	文 强 沈忠毅 (266)
军统和汪伪特务同流合污二三事	郑重为 (275)
军统特务武装在苏浙皖边区的罪恶活动	任献廷 (278)

陕晋地区的军统特务组织和活动	王明江 (285)
程慕颐与西北特侦站	赵长金 (304)
西北特联站成立始末	赵长金 (308)
我的军统特务生涯	曲云章 (312)
军统骨干李崇诗在广东的特务活动	任建冰 (324)
军统在越南的组织和活动概况	吴乃应 (331)
军统掌握的国民党中央海外部越南办事处	王业鸿 (345)
军统特务在越南的活动纪实	王业鸿 (359)
军统局庇护日本战犯辻正信	王业鸿 (363)
军统特务策反汉奸德王和李守信	周觉民 (364)
军统在湖北利用汉奸反共的内幕	熊武淇 (371)
军统苏北工作站	慕岱峰 (380)
军统在华北东北活动情况	宗化民 (384)
我参加军统北方区策反组的活动	任鸿猷 (392)
军统在北平逮捕汉奸的内幕	李俊才 (394)
华北群奸落网侧记	张炳如 (399)
军统特务在北平逮捕汉奸的见闻	邵青 (401)
军统特务控制下的北平户政	宋北风 (403)
特务骨干祝维平在北平的丑行	宋北风 (406)
军统特务楼兆元在平津的活动	宋北风 (408)
军统在东北地区的组织	关梦龄 (410)
抗战胜利后我在东北的特务活动	陈旭东 (432)
军统特务在常州制造的血腥屠杀	李宗青 (452)
保密局初期的组织和人事简况	王业鸿 (456)
中央警校警政班六期受训记	曲云章 (458)
保密局在北平破坏地下秘密电台的经过	王业鸿 (464)
保密局破坏北平中共地下电台经过	李世荣 (467)
在保密局平津督察任内见闻	宗化民 (469)
特务骨干乔家才在北平抢劫民财	宗化民 (472)
保密局济南情报站的罪恶活动	杨青楷 (475)
保密局在济南活动的片断	贺光国 (477)
保密局特务策反郝鹏举部的经过	李宗燧 (484)
保密局特务在豫东的阴谋活动	韩继汉 (487)
陇海铁路警务处的特务活动	徐晋元 (492)
在军统西安电讯工作队、中央和西安电检科的经历	张成信 (497)
保密局晋南站组织人事活动概况	王明江 (503)
西南公路局警卫稽查组	潘澄清 (511)
保密局在贵州的特务机关	潘澄清 (514)

开封六二大逮捕事件	刘茂欣 赵象彬 (517)
长春督察处对革命人士的血腥屠杀	关梦龄 (521)
保密局热河站的建立和覆灭	宗化民 (540)
八二〇大逮捕中的保密局成都站	饶 琳 (544)
解放前夕保密局天津站的瓦解	李俊才 (546)
北平解放前夕保密局特务活动片断	康建东 (558)
1949 年衢州大血案纪实	陈 达 (562)
交警总队特务武装在上海被歼亲历记	吴舜法 (573)
保密局在新疆的罪行	钟 铭 (575)
保密局河南工作总队概况	毋梦绂 (577)
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郭 旭 (581)
保密局布置潜伏组织和活动情况	谢梅村 (585)
毛人凤的两次成都之行	饶 琳 (595)
保密局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见闻	刘德文 (600)
重庆渣滓洞大屠杀案真相	徐远举 (607)
重庆磁器口大屠杀现场见闻	程济美 (609)
由长篇小说《红岩》引起的回忆	林 茂 (611)
毛人凤派特务谋害我的前因后果	邓葆光 (613)
戴笠早年佚闻二则	张盛吉 (617)
戴笠的起家	王业鸿 (619)
戴笠的两段自白	陈 达 (630)
戴笠毛人凤的十四亲信	郑蕴侠 (632)
特务头目郑介民	王业鸿 (634)

· 其他特工组织和活动 ·

狱中自白(节录)	康 泽 (653)
康泽及其领导的反共组织	钟石痴 (688)
“特训班”和“别动队”	贺觉非 (695)
别动队在四川	徐伯威 (699)
上饶集中营的一个侧面	唐乐山 (706)
细说上饶集中营	谢道武 (711)
参加邓文仪特务组织受训及巡缉烟土的回忆	张 玺 (718)
陈诚“研究系”特务活动内幕	刘庄如 (721)
桂永清制造綦江战干团惨案真相	郑蕴侠 (745)
李(公朴)闻(一多)案点滴	魏尚武 (746)
谋杀李公朴闻一多真相	王 栩 (749)
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实况片断	郭 旭 (752)
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事件	徐远举 (754)

谁是杀害李公朴的主谋	李师弼 (756)
闻一多被害后的片断	姜荫庭 (758)
闻一多案观审记	孙东明 (759)
谋杀闻一多案凶犯的替死鬼	邹伯川 (762)
冒名顶替的杀害闻一多教授的“凶手”	阳善礼 (763)
蒋经国系在北平的特务活动	李中舒 (764)
国民政府军事情报机关梗概	吴舜法 (769)
国民政府的军事情报训练班	刘中权 (771)
国防部绥靖总队和二厅的特务活动	钟 铭 (775)
武汉行辕第二处的特务机构	常伯川 (780)
国防部二厅在山东的谍报活动	张霖生 (784)
国防部二厅华东督导组	张文豪 (786)
国防部反情报训练班及重庆区反情报队	徐震球 (793)
宪兵系统筹建特务外围组织计划的流产	沈重宇 (796)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电检译所	霍实子 丁绪曾 (799)
密码电报研究机构内幕	叶钟驊 (819)
抗战期间成都对日防空情报工作	邱沈钧 丁绪曾 (841)
国民政府的军电保密系统	咎勤仪 (857)
军事委员会译电人员训练班概况	池步洲 (859)
1937年前后的汉口“文化围剿”	李文开 (861)
在重庆新闻检查局的日子里	郭心秋 (864)
特务机构的邮电检查活动	李邦勤 (866)
成都邮电检查所	郑万禄 (873)
四川省特种委员会的罪恶活动	李文孚 (876)
重庆地区七一大逮捕纪实	韩炳勤 (895)
四川八二〇事件	李 英 (900)
1949年国民党特务在四川的罪恶活动	李文孚 (905)
解放前天津的特务组织和罪行	徐兆平等 (912)
国际问题研究所概况	潘世宪 (916)
军委会特种情报所内幕	赵一雪 (924)
利用外国教会势力进行反共活动	陈远湘 (930)
国民党特务机关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关系	刘 恭 (934)

· 军 统 ·

忆军统特种政训班

赵 芳*

1941年春，皖南事变前夕，军统局在重庆成立了一个特种政治训练班（以下简称特政班），地址在磁器口洗布塘。离此不远的童家桥四号，就是军统局所属中共问题研究所。对面山上是缫丝厂，军统局在缫丝厂设有办事处，由编译科长刘思舜兼任处长。军统局在那里，还设立了两个训练班，一个叫短训班，是抽调从外界吸收参加组织未经戴笠培养的在职干部，受训一个月毕业后，重返原岗位。另一个叫爆破班，这些人专和炸药打交道，加以深造后，派出去充当行动工作骨干。我们特政班和他们不同，不是一般的训练班，它是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在反共气焰高涨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产物，专肆对待“异党”活动。

受训学员六十余名，其中少部分是抽调在渝工作的，多数是由息训班调来的优秀学员。我是从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一品场检查所调来的。受训期限，定为三个月。班主任戴笠，副主任由中共问题研究所所长张国焘兼任。正、副队长是带息训班学生来渝受训的两个队长担任。教职员除了办公室主任、会计、事务是局本部派去担任的以外，其余的主要教官，均系中共问题研究所的干部充任。如负责教导兼教官的黄逸公，就是该所秘书。金钊夫（又名项乃光）和朱德崇是该所研究员。另外的教官有：局本部训练处长郑锡麟，政治科长叶翔之，中共科长郭子明，他们每星期来上课两小时。

该班对学员管理比较松懈，不像其他训练班那样要求严格认真。学员们在课余时间，还可以出外散步，不必请假后才能上街。

该班对于教育方面：每日早晨，出早操半至一小时，上下午七个小时全用于政治学习。黄逸公讲组织和宣传，金钊夫讲政治，朱德崇讲军事，讲的都是他们的经验总结，但是，我却觉得他们就像教数、理、化的中学教员那样，光讲些定理、定律，内容空泛，缺乏吸引力，听着不感兴趣。郑锡麟上课，以训话的态度，教育部下的方式，摆起处长的架子。郭子明讲的是他的经历和国共两党相互斗争问题，他曾告诉我们：政府当局已经决定，以后称共产党为“奸党”，称八路军、新四军为“匪军”或“奸军”。叶翔之讲政治理论，条理清晰，尚能畅所欲言，颇感受听。张国焘名声显赫，1938年春在西安曾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当时震惊中外，学员们都久慕其名。我也抱着好奇心，得以瞻仰这位不凡的历史人物。果然，他就是比其他教官高出一等，首次上课先点名，和同学们见面认识，显示出自己是班领导，兼而含有学者的风度，以给人好感。他

* 作者又名赵长金，当时系军统局特种政训班学员。

讲的题目是《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评判》，论证深刻，讲解透彻，简洁易懂，听来津津有味。他每讲一节，先看一下提纲，随即侃侃而谈，并将重点写在黑板上。例如讲到统一战线实质问题时，他着重指出：其实质就是中共企图保存实力，扩充实力，使抗战的胜利变成中共的胜利。他在讲到统一战线的目的时，从各方引证，不外乎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全是毛泽东在耍毒辣的政治阴谋，用“反革命”两面手法，来束缚中央当局（指国民党当局）的手脚，是在搞政治欺骗，向国内外大造舆论，借以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共所说的统一团结是假，分裂斗争是真，他们是“反革命”武装占领地盘，最终目的，是赤化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

张国焘对毛泽东怀恨在心。他尽量地贬低毛泽东的身价。他说，毛泽东烟瘾很大，身体瘦弱得很，肺病已进入第三期，繁重的工作已支持不了。他承认马克思是历史伟人。他说：“马克思的学说，是一门科学，可以供学术来研究。”然而他又说，马克思的理论是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即，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不能付诸实行。又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因为中国产业落后，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低，还没有发展到俄国那样的程度。中国没有大资本家，也没有垄断资产阶级，只能实行三民主义。

他讲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时，骂共产党人缺乏人性，惨无人道，六亲不认，光要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看成为天经地义的无价之宝，是人类历史上的“害群之马”。还诬蔑共产党利用人的劣根性，投其所好，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制造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是赤色恐怖政策，使用最残酷的手段，镇压阶级敌人，永远不能翻身。他还把俄国十月革命后，赤俄如何残酷对待白俄的例子讲给我们听，振振有辞。

以上所述，仅仅是大概的内容，我至今还有些印象。可惜当时未做笔记，许多具体内容现在已记不清楚了。张国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个题目讲完后，正遇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他以参政员的身份去出席会议，以后就再没到班里来过。

是年“四一”大会（每年举行的纪念军统成立的大会）闭幕后，特政班宣布结束。戴笠指示：该班受训学员，除各单位要人非派不可者外，下余学员一律派兵工署稽查处工作。戴笠一贯对人事控制很严，我记得当时学员的分配情况是：崔毓斌、徐丰派到局本部人事处工作；李培基、程际征、郭哲留在中共问题研究所工作；李茂森派到军委会西安办公厅调查科（即军统晋陕区）工作；我和王学思、路守臧、秦天均、原景辉、子文轩、徐继楚、雷心仪等十人，派到西北特侦站工作。这个班没有举行开学和毕业典礼，我想，可能是因为它是特种政治与特殊使命的缘故吧！

1941年4月下旬，第一期特政班毕业的同学们，各自抱着不同的心情，分道扬镳走上了新的岗位。1942年第二期毕业后，该班就停办了。

（198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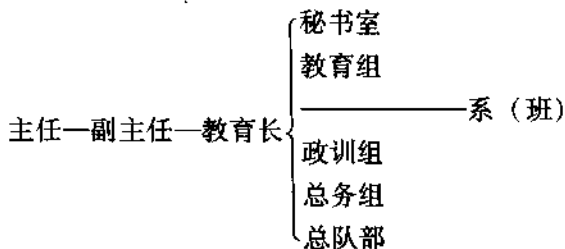
军统重庆训练班

贺光国*

军统重庆训练班，简称渝训班，公开名义是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是军统专门训练特务规模较大的一个训练班。设在重庆磁器口缫丝厂。

抗战开始，上海、南京、武汉相继失陷，军统随着国民党政府逃到四川重庆，为了坚决执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一贯政策，极力扩大反共反人民的特务组织，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地办起了各种各样的特务训练班。因力量分散，既浪费经费，又浪费人力物力，军统局训练处遂决定呈请在重庆成立一个综合性的包括各种特务专业的大型训练班，这样既能节省开支，又能减少人力物力的消耗，此举获得戴笠的批准，故此成立了重庆训练班。

重庆训练班的组织如下



主任戴笠兼。副主任陶一珊（担负全班的实际责任），他是江苏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曾任过军统临澧、黔阳等训练班总队长、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长，抗战胜利后，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教育长冯国征，黄埔军校六期毕业，总队长冯国征兼。总队附周文星，浙江江山人，黄埔军校八期毕业，是戴笠的小同乡，与毛人凤有亲戚关系，以后任交通警察总队长、交通警察第一旅旅长。1942年11月，我曾任重庆训练班南洋班（系）队长；1944年5月，又任该班电训班（系）队长、大队长，兹将个人回忆重庆训练班的有关情况概述如下：

重庆训练班是仿照大专院校的形式建立的训练班，下面分系。但当时一般仍按习惯称呼，原来是什么班，仍叫什么班。

一、高级干部人员训练班，简称高干班，又称高干系。该班学员是参加军统多年的干部，调来集训，加强思想教育，对行动进行一次考察，促使更加忠心耿耿地为军统工作。受训人员只有百余人，队长、区队长是从学员中选出资历老的充当。受训六个月。1975年3月特赦战犯中的刘茂欣（现在湖南长沙市政协）、饶钦廉（现在广东梅县

* 作者曾先后任军统重庆训练班南洋班（系）队长，电训班（系）队长、大队长。

政协)等都是在这个训练班集训过的。

二、南洋人员训练班,简称南洋班,又称南洋系。该班学生是中央军校南宁四分校和昆明五分校十七期学生总队的一部分华侨学生。这些华侨青年鉴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义愤填膺,毅然决然从国外回到祖国参加抗战,投笔从戎,入伍国民党的中央军校,学习军事,以求达到报效祖国,驱除日寇的志愿。在中央军校快毕业之时,军统即以军事委员会南洋人员训练班的名义,在中央军校毕业生中选拔100名成绩较优者调来重庆,说是受训一年即派到南洋各地工作。这些华侨青年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越南、泰国、缅甸等地,有的会讲英语,有的会讲法语或日语,当时他们在重庆训练班受训,与国外通讯时,为了保守秘密,曾叫国外的家人回信时,即写中国四川重庆缙丝厂贺光国先生收转,因当时我在该班当队长。当时军统重庆训练班每天都要接到从国外寄来由贺光国先生收转的几封信。因此班里的人员,一碰到我都说:“你人还没有出国,你的大名早就出国了”。该班的区队长有:敖龙章,江苏人,中央军校十四期毕业;余寰,江苏人,中央军校十六期毕业;傅相荣,四川人,中央军校十四期毕业。该班驻在杨家山右边的山坡上一栋平房里。

该班所授课程有:总理遗教、领袖言行、国际形势、特工常识、情报学、密码通信、行动术、爆破、擒拿术等。教官记得起名字的有:爆破教官刘绍复,东北人。有次上爆破课,领导实习雷管引线点火,他没有向学生交代清楚就进行实习,结果点燃引线,没有及时投出去就爆炸了,虽然没有致命,但雷管碎片炸得他手掌鲜血直流,医治了一个月才好。国际形势教官张资平,曾是香港某大学的教授,很会讲话,深得学生的欢迎,原先他与南京汪精卫有勾结,南京汪伪政府派他为驻德国“大使”,被军统逮捕软禁重庆缙丝厂,戴笠要他给训练班学生讲国际形势课。行动术教官是沈醉兼任的,当时沈任军统局总务处长,是个老军统。擒拿术教官是李克炼,当时他是军统擒拿术训练班教官,他来上课,还跟来一个副手,两人互擒示范。副主任陶一珊也来讲过话,要学生遵守纪律,不要乱跑,不要到河沟里光着屁股洗澡(歌乐山到杨家山下面有一条小河沟),因为这个范围内有外宾往来,给外宾看到了印象不好。班里给各个队上配有二个挑水夫,可以在室内洗澡(这些华侨学生欢喜洗澡)。同时还讲到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当时赴美国访问,很受美国总统罗斯福欢迎,厚礼接待的情况等等。

三、交通巡查总队,简称交巡总队,该总队人员是从东南沦陷区回到重庆的,没有士兵,都是少尉以上的官佐,共两百多人,调到重庆训练班来加强思想教育。他们来了主要是搞劳动,修筑杨公桥至杨家山的公路及武灵关的操场。该队多是北方人,身高体壮,挖石挑土劳力很强。各班学生也参加修筑公路、操场,劳力远不及他们,总队长姓杨名字忘记,该总队驻在杨家山对面山坡下的平房里。

当时高干班、南洋班、交巡总队,都在重庆训练班本部食堂吃饭。但食堂不大,只能坐两百多人,故分两批就餐。早晨吃大米稀饭每桌八人,有油炸花生米、四川榨菜二小碟。中午、下午吃大米干饭,有辣椒一碟,豆腐煮白菜、或是豆腐烧萝卜四碗。星期六改善伙食,每桌增加红烧猪肉油豆腐一大碗。

四、查缉干部人员训练班,简称查干班,又称查干系。当时戴笠兼财政部缉私署署长,为了发展自己势力,培养自己的缉私干部,故办此班。该班学生四百多人,三分之

二是军统局人员介绍的，及由下级缉私人员调训的。三分之一是军统局训练处派员从中央军校南宁分校和昆明分校十七期学生总队，挑选300名成绩较好者来重庆军令部谍报参谋班受训的学生中，抽调100名到查干班的。他们受训完毕，即分发到缉私署和各省的缉私处工作。该班设一个大队、三个中队，大队长周文星。第一、二中队队长忘其姓名；第三中队队长姓史，名字也忘记了，他是浙江人，中央军校十期毕业。这个班驻在杨家山左背后的陈家院子。

五、电讯人员训练班，简称电训班，又称电训系。该班在1942年是驻在杨公桥上面的山坡上几栋平房。因房屋不够居住，把该班迁到綦江县杜市乡，驻在杜市乡的穆公馆、何家湾、务兹堂等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于抗战初期逃到四川时，开始就驻在这里。当时戴笠是中央训练团的警卫组长，中央训练团迁离杜市乡后，留下来的房屋，一律都由戴笠接管。

穆公馆，原是四川一个小军阀穆瀛洲的公馆。房屋范围占地约八百多平方米。建筑中西结合，里面有花园，种有各种奇花异草。电讯训练班本部、大队部以及第三队、女生区队都驻在这里。何家湾，是前清一个姓杨的湖南巡抚，四川人，他家的一栋大房子，第二队驻在这里。务兹堂，即是这个杨巡抚的一栋住屋，建筑宏伟，栋梁都是朱漆加画，如同宫殿一样，当时杨巡抚的孙子尚住在这里，他仍是占有几百亩土地的地主，同时他又是杜市乡乡长，是当地有钱有势有权的土皇帝，对老百姓压迫剥削，无恶不作，强迫抽税、抽粮、抽丁，交不出的，即绳绑索捆，坐牢吊打，害得多少人家倾家荡产，流落他乡。电训班驻在杜市乡，便如同太上皇一样，向乡公所要烧柴、铺草、木料、肉鱼等，只给半价或是三分之二的价；交得慢一点，就不客气。杨乡长对我表面上还好，有时请我到他家吃饭，饭后聊天，他说：“我祖父时，家道非常兴旺，前厅的左边是粮库；右边是钱库。看家护院的就有百多个枪兵，奴婢丫环成群，有轿有马，出门周围60里不要走人家的地，前呼后拥，威风得很。当时祖父为了防范大股土匪抢劫，还在背后山上筑有纵横万多米的石寨子，都是用麻石砌成丈余高的石墙，俨然一个小城堡，迄今石寨子还留在那里。自我祖父死后，经我父辈到我们这一辈，家道慢慢的败下来了，远不如从前了。我大儿子是学海军的，不幸早死了。二儿子抽大烟，没有出息。三儿子人老实，不中用……”

电训班虽属重庆训练班的一个单位，但因距离较远，对内外联系不方便，因而另设有班本部的组织，设有副主任一人，负责全班业务。副主任下面仍设有秘书、教育组、政训组、总务组、大队部及第一、二、三队，女生区队。当时副主任是王正铎，浙江人，交通大学毕业。秘书王小鸥，湖南湘潭人，湖南国文专科学校毕业。教育组长袁志山。政训组长颜伟青，浙江人，黄埔军校六期政治科毕业。总务组长包经虹，湖南湘乡人，从小就干军统的交通员。大队长陈子新，浙江人，黄埔军校八期交通科毕业的。第一队队长贺光国，湖南宁乡人，中央军校十四期毕业。第二队队长高国禧，福建人，中央军校十六期毕业。第三队队长李家驹，四川人，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毕业。女生区队队长钟毅，湖南湘乡人，军统息训班毕业。区队长董京山，山东人，中央军校军官总队毕业。刘冠华，湖北人，战时干部训练团毕业。江国栋，广东人，中央军校十七期毕业。李家球，广东人，中央军校十七期毕业。

该班所授课程，有：总理遗教、领袖言行、精神讲话、国际形势、收发报、译电、密码通信、机务、特工常识、情报学、国术、制式教练、射击、陆军礼节、内务规则等。学生进班后，先是三个月入伍训练，多是军事教程。以后多是通讯技术教练。期末举行一次军事旅行，上午8时出发，下午5时回班。预先选择目的地，机关用公函联系，距离15里路的五福场，这场上有个华侨中学，学生多是海外归国华侨青年，满怀爱国热情，本想回到祖国参加抗战或前往陕北进抗日军政大学的，因被国民党军警在中途挡回，才集合起来成立这个华侨学校，当时有四五百人之多。我们到这里，因先有公函联络，故对我们很欢迎，除接待参观学校外，还举行了友谊联欢和篮球比赛。中午，我们在此地吃中饭，特务长带了炊事班早就准备好了。下午，参观水坝，蓁水流经此场，依据地形建有一个大水坝蓄水灌溉，坝上流水很急如同瀑布。我们来回观看，然后绕道回班。在受训学生外出这一天，班本部的政训组长率领组员、指导员等，即到学生教室、寝室检查每个学生的书籍、笔记、信件、被盖、服装、箱子、提包等，看有无“异党活动”。对学生持极不信任的心理，怀疑有共党分子打入进来，因而暗中采取监视搜查的态度。

为了使学生多受一点通信技术的训练，班本部呈请戴笠批准在中美合作所请来两个美国通信技术教官来班上课。美国教官未来之前，总务组就给粉刷房子，购买沙发和办公桌，床铺被盖，茶具餐具等，还从杜市街上雇了一个厨师专门为他们做饭菜。可说对亲老子也没有这样恭敬。两个美国人还带一个翻译来了。副主任、教育组长成天就是陪着他们。杜市乡里老百姓看到了两个外国人，也感到很稀奇，小孩子跟着看。当时杜市乡，是初一、十五赶集，届时人山人海，土产堆集，贸易兴隆。正逢赶集之日，翻译带着他俩也去逛逛。本地少数穷苦人以蛆柑（外面如同好广柑，内部生蛆）冒称好广柑，看了外国人来了，挤近身边求卖。美国教官看了金黄色的广柑，买了就大吃特吃，蛆也就向脸上乱爬。他俩一面吃，一面高兴的举起大拇指：“OK！OK！”。周围的人看了，哈哈大笑：“活宝！活宝！”一时传遍整个集市。他们住了一个星期，上了六堂课，临走时也说：“OK！OK！”

电训班学生来源，有的是军统局人员介绍的，绝大部分是用军事委员会电讯人员训练班的名义招考来的普通大学生，中学生也有。学生到班得知是军统特务训练班，马上有不辞而别的。有的被抓回迫令认错，保证不再逃跑，便可随班受训。如果坚不认错，一定要走，即予以禁闭，一关就是几个月。如仍不愿意接受训练的也就算了，因为他还没有正式入训，悄悄地让他出去，还给他理发、洗澡、换衣服等，警告他在外面不要乱讲，否则仍抓回坐禁闭。像这样的事情，每次招考来的新生，总有一两起发生。学员受训一年毕业后，由军统局第四处（电讯处）分发到军统秘密站组或者公开的电台上工作。

训练期间内，男女学生谈恋爱的事，时有发生。队长与女生谈恋爱也有，甚至发生关系肚子大起来的也有。如第三队有个姓罗的男生与一个姓熊的女生恋爱，最后发生了关系，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了，班里没有办法，要维持纪律，只得把女生开除了。这个女生不愿意走，大骂处理不公正，说“为什么只开除女生。”听说这个女生的情人罗某还是有情人，后来找到这个女生，终于结婚了。另外一个姓董的区队长与当地一个姓杨的

寡妇谈恋爱，被班里督察打小报告到局本部督察室，结果将这个区队长调到重庆关在望龙门看守所一年多，才放出来。抗战时期，戴笠规定军统人员不准结婚，违者予以惩罚。但事实上官大的，可以逍遥法外，恋爱结婚有的是，戴笠根本不吭气；他自己更是玩弄女性的大流氓，又有谁敢管他？而官小的，只要有点违纪事情，便动辄得咎。这是什么革命家庭！（戴笠称军统局是“革命家庭”）完全是鬼话。

学生将近毕业的时候，要举行参加军统组织的仪式，而且搞得很神秘。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预先在一个僻静的房间里，布置一个长方桌，桌上燃着两支大红蜡烛、三支香，放有填有学生名字的宣誓书，墙壁上挂着蒋介石的像，进房间外面道路上，站着几个持枪上刺刀的警卫，如临大敌。故意制造一种阴森可怖的气氛，使学生们怀着恐惧的心情，由队长领着一个班、一个班地进入宣誓房间，站成横队，而向蒋介石像，长桌右边站着副主任，左边站着政训组长监督，面孔非常严肃。学生向蒋介石像行三鞠躬，各人拿一张宣誓书大家一齐宣读誓词：“余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严厉之处分。谨此宣誓。宣誓人某某，某年某月某日。”宣誓完了，在自己名字下盖上手印，然后再向蒋介石像三鞠躬退出。队长再带一班人进去，如法炮制。从此这些学生永远受军统特务的控制。

电训班危害老百姓的事情是许许多多的。列举几件如下：（一）杜市乡出产广柑，遍山遍野都是广柑树，到秋后成熟时，金黄色的果实垂满树枝。学生多去偷吃，就是被老百姓发觉，也不理会照摘不误，不但吃，还要摘些去送人。（二）队上伙食，由学生轮流当采买，轮到那个当采买都想表现一下，每天领到的伙食费，全部都买上猪肉，而不买蔬菜。蔬菜是到老百姓菜地里任意采摘，因面伙食办得不错。当队长的，只要伙食好，学生吃得满意，明知是没有付钱的菜，都是开一个眼睛闭一个眼睛地不吭气。老百姓怨声载道，找上门来叫苦告状。队长当面说得好，说对危害老百姓的事情要办，要处罚学生。但事实上从来没有处罚过一个学生。（三）距离队部十几里路的五福场，有条綦江，水流很急。每逢春秋雨季，下游的大鲤鱼、大草鱼等都游到这里来，跳水板子。当地一些渔民装上鱼网来接捕这些飞跃的大鱼。有一次一条二十来斤的鲤鱼跳入网内，学生强行拿走，渔民不肯，双方争执，以致动起武来，有一个学生回来向我报告事态，我怕学生吃亏，赶快派去两名警卫持枪前往镇压。渔民看了敌不过，只得忍气吞声，眼看着一条大鱼，白白地拿走了，有什么办法呢？人家有枪杆子。我当时就充当了特务学生危害老百姓的有力后盾。（四）在收割稻子后，老百姓在水田里养了一些鱼，学生也是随便的将人家田里的鱼捉走。老百姓怎样叫喊，也没有办法。（五）一年一度的春节，班本部、队部，都要扎灯扎彩，演戏聚餐，欢乐一番，热闹几天。扎灯扎彩，需要很多竹子、杉树、杉枝叶等材料，都是无代价地从老百姓山上砍来的。班本部、三个队部扎灯扎彩，砍的竹子杉树是很多的。我记得有一个姓熊的老百姓家背后山的竹山，全部给砍光了。扎灯扎彩政训组提出要比赛，那一队扎得最好，式样丰富多彩，要嘉奖，要发给奖旗。评比结果，我这个队获得第一。在授奖大会上，获得嘉奖和授给一面“优胜纪念”的锦旗。其实我这种受奖，是建筑在杜市乡老百姓的损失与痛苦身上的。（六）队上学生的衣服被盖是包给附近一个四十多岁的寡妇洗的。有个学生拿了一床绸面的棉被去洗，被人偷去了。学生将情况报告我，我即叫特务长追究赔偿。这个寡妇一

时赔不起，竟将其抓来关押，强迫要赔。结果她只好将喂的一只肥猪卖掉来赔偿学生的被子。事后了解，其实是队上的号兵偷了。因这个寡妇有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号兵企图调戏，人家不愿意，他怀恨在心，趁他母女不在家，即偷去了这床被子，加害于他们。我事后知道这回事，但不吭气，昧着良心包庇，今天回忆往事，内心受到谴责。（七）第一队驻地的左边还有一所较大的房子，也是中央训练团住过的，由戴笠接收下来。当时有一个北平私立志成中学校，从北平逃来四川，校长吴宝成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是军统分子。因这种关系，得到戴笠的批准，住进了这所房子。当时队上的学生看了这个学校有不少的女生，就时常跑到这个学校去打球踢球。即使是学校上体育课时，仍霸占操场不走。他们当然不乐意，以致双方学生发生冲突，打了起来。我派警卫前往弹压，向天鸣枪恐吓才停止殴斗。后将他们带头的一个学生抓来关押，经该校教务主任和训育主任亲自来求情，才予以放回。从此以后，电训班学生任何时候去打球，他们再也不敢干涉了。只得忍气吞声地说：“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算了。

抗战胜利，电训班结束，离开杜市乡时，全乡的老百姓打拱作揖，谢天谢地的，一片欢呼声，说是送走了“瘟神”，他们形容电训班在杜市乡像万恶的“瘟神”。说明老百姓痛恨之深。

六、外事人员训练班，简称外事班，又称外事系。专门训练从事外事工作的特务，学生是用军事委员会外事人员训练班名义从通晓外文的大学生中招考而来的，少数是军统局人员介绍的。人数五六十人。1941年从胡宗南办的中央军校西安七分校十六期学生总队挑选200名学生来重庆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受训，其中有12名学生是大学毕业的，外文比较好，也送到外事班受训了。抗日胜利后，山东济南二绥区外事处处长（忘其姓名）即是外事班第一期毕业的学生。该班驻在南洋班右背后的山坡上。

七、暑期训练班，简称暑训班。这个班的学生是军统派在各个大专院校的职业特务学生以及由军统给津贴读书的特务子弟所组成的，在各大专院校放暑假时期成立起来。因为这些职业特务学生，都是伪装进步姿态混入各校的进步组织中去从事特务活动，军统局担心这些学生受到真正进步思想的影响，政治信仰发生动摇，所以利用暑假时间加强思想教育，并考核一下他们的行动。差不多每天戴笠都要抽出时间到该班去看看或给他们讲讲话，或给他们放放留声机唱片，或带他们到重庆附近风景区走走。该班驻在南洋班右背后山坡上。

八、勤杂兵训练班，当时军统局所有勤杂兵夫，都是雇用的，也有是介绍来的。他们既不是军统特务基干，又没有受过什么特务训练，怕他们有非法行为和泄漏机密事情，故成立了这个训练班施加训练。当时这个队有百多人。他们驻在南洋班左边的山坡上一栋平房内。

九、警犬训养场，养有十来条警狗，要训练这些狗能侦察搜索大烟、武器、银元、钞票等物品，以达到破案的目的。同时还训练跳圈打滚。1941年庆祝四一大会（即庆祝军统特务组织成立十周年）时，还带到重庆局本部表演，侦察搜索大烟、武器等物品，最后表演跳圈。大家赞赏这些狗驯养得不错。

十、立人小学校，是军统的一个子弟学校，是当时重庆地区办得较好的一个完全小学。校址在重庆训练班本部对面的山上一栋一层的楼房。1941年戴笠去东南视察时带